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新发现的马克思两篇文献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异化范畴

马列主义民主观的若干问题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

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



18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十八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98,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7001·94 定价 0.8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18辑 目 录

新发现的马克思两篇文献(载于1850年《纽约州报》)

-佐海嫫译 (1)
- 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1850年2月19日于伦敦)..... (1)
- 马克思致《纽约州报》编辑部(1850年6月7日于伦敦)..... (2)
-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苏〕维·莫·鲍古斯拉夫斯基
屏羽译 (5)
-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异化范畴
.....〔苏〕И·С·纳尔斯基 (39)
刘焱译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瑞士.....〔苏〕索·佐·列维奥娃
闻文译 (69)
- 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制理论.....〔苏〕В·П·什克列多夫
孙开焕译 (84)
- 马列主义民主观的若干问题.....张慕良 (99)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

- (1900年10月—1910年4月2日).....沈澄 蒯启发译 (127)
1.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0年10月于日内瓦)..... (127)
2.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0年11月9日前于日内瓦])..... (128)
3.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0年11月12日于日内瓦])..... (131)
4. 普列汉诺夫致编辑部慕尼黑分部([1900年12月8日于
日内瓦])..... (135)
5.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2月2日于日内瓦]星期六)..... (136)

2610/17

6.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3月13日于日内瓦])	(137)
7. 普列汉诺夫致《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分部 (1901年4月19日于日内瓦)	(139)
8.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4月20日于日内瓦]星期六)	(141)
9. 普列汉诺夫致《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分部 ([1901年6月28日于日内瓦]星期二)	(142)
10.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7月11日于日内瓦)	(144)
11.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7月14日于日内瓦 星期日)	(146)
12. 普列汉诺夫致列宁([1901年7月底于圣克鲁瓦附近的莱拉斯])	(148)
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	李永全译 (161)

马克思恩格斯与哲学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摘译)	[苏] E. П. 康捷尔 胡文建译 (175)
------	-----------------------------

第二国际社会党内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

理论斗争	[苏] Б. А. 阿季 王燕华译 (215)
一、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人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批判	(215)
二、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等人对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批判	(223)
三、普列汉诺夫、倍倍尔、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梅林、 卢森堡等人对修正主义者的批判	(230)
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	[苏] 留·阿·尼基奇切 杨启涛摘译 (244)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传略选载

阿列曼传	王以平译 (253)
“机会主义”一词的来源	[苏] B. Э. 库尼娜 肖 彬译 (263)
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译法谈起	微 言 (266)

新发现的马克思两篇文献*

——载于1850年《纽约州报》——

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¹

1850年2月19日于伦敦

敬爱的朋友：

我已收到了救济本地流亡者委员会的三十英镑十八先令五便士，对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委员会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以表明它的党派性质²。委员会主要是向党提出救济申请。然而委员会继续遵循这样的原则：凡能证明确实参加革命并需要救济的流亡者，一律给予救济。

致以最好的问候！

您的 马克思

出纳 亨利希·鲍威尔。

载于1850年4月20日
《纽约州报》第16号

* 这两篇文献原载东德《工人运动史论丛》1981年第3期。注释是译者加的。

注 释

- 1 纽约社会改革同盟于1850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期间汇给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一笔捐款。1850年3月发表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提到过此事，1850年4月发表的《报告》记载了这笔款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3、607页）。本文献是马克思收到捐款后的回信，收信人雅科布·乌尔是《纽约州报》的所有人，又是纽约社会改革同盟的司库。
- 2 关于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的情况和原因，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注161。

马克思致《纽约州报》编辑部¹

1850年6月7日于伦敦

您不会要求我同两位声名狼藉的骗子手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先生论战吧。他们对我的攻击，我只是从贵报上得知的。我只确认一些事实。

载勒尔的小册子是在没有我的参与下写的。载勒尔把他的小册子献给我，事先我并不知道。同时，我自己在《新莱茵报》2月和3月那两期上叙述了6月13日的情况。²

伯恩施太因先生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马克思先生在他自己的住处曾受到他抨击过的两个人的严厉责问。马克思用胆怯的否认而逃避掉了云云。”

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上午，伯恩施太德先生、卡·伯恩施太因先生、勒文费耳

斯先生和两个工人出现在我巴黎的住所。他们事先从看门人那里肯定**我不在家**，然后就闯进我的房间，粗暴地对我夫人大吵大闹。我回家得知这些先生们的野蛮行径后，由恩·德朗克和弗·恩格斯陪同，立即前往总部去找伯恩施太德。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其他几个人正围着他责问什么。伯恩施太德向我解释说，他和海尔维格作为领导人不会参与任何决斗，而让他们的一些同伴出来干。这是一个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然后，伯恩施太德用各种方式对在我家的吵闹进行了辩解，并把它解释成是一次误会，等等。

伯恩施太因先生如果说我作了“胆怯的否认”，那么，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不是背着这些先生，而是当着他们的面，当着他们志愿军团成员的面公开地抨击他们的。这些志愿军团成员大批地出现在我们圣丹尼街俱乐部，有目的地吓唬我们，这当然未能得逞。另外，为了整个志愿军团的灵魂伯恩施太德的荣誉，我必须补充一点：他曾从拉施塔特的监狱写信到科伦给我，承认了错误，完全同意我在巴黎的行动，拒绝与那些只是企图利用德国工人的热情的人发生任何进一步的联系。

至于伯恩施太因先生，1844年有人向我、卢格、海涅、海尔维格，总之向《德法年鉴》的全体撰稿人告发，说他是骗子手和政治可疑分子。谁告发的呢？是**贝尔奈斯**先生。贝尔奈斯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给伯恩施太因写了许多非常粗野的信。在这些信中，他详尽地叙述了蔑视这个伯恩施太因的全过程。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先生之间后来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来的呢？贝尔奈斯先生在无数歪曲事实和狂热的著述之一中向我揭穿了这种关系的谜，他以此使我多年感到高兴。我不向公众透露这件丑事。同一个贝尔奈斯先生在二月革命前写的另一封同样还在的信中向我告发了“高尚的海尔维格”——不是涉及他的私人身分，而是涉及他

作为有党派的人的身分。伯恩施太因先生一开始就以骗子手而闻名。至于贝尔奈斯先生,我承认,我虽然知道他有易动感情并以具有善良灵魂而自负这些弱点,但看到他这个行动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逐步投靠拉马丁和卡芬雅克,我还是感到很惊讶的。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50年9月6日
《纽约州报》第27号

注 释

- 1 1850年在汉堡出版了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写的小册子《1849年6月13日的阴谋,或法国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作者注明该著作是献给马克思的。1850年4月20日的《纽约州报》摘登了载勒尔的这一著作。其中提到法国革命政府在1848年3月和4月为建立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和卡尔·伯恩施太因领导的德国军团曾提供资金。1848年5月法国议会要求政府说明这些款项的使用情况,遭到了拒绝。载勒尔举出这些材料是要证明法国政府捐款并不抱革命的目的,同时还证明这些钱并没有落到巴黎德国工人的手里。

当时在美国出版的德文周刊《西方公报》担任编辑的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以他已故弟弟卡尔·伯恩施太因的名义,对载勒尔的这些话提出了抗议,而把矛头主要针对马克思。《纽约州报》转载了伯恩施太因的攻击,但驳斥了他对载勒尔,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指责。为了澄清事实,马克思亲自给《纽约州报》编辑部写了这封信。

- 2 指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2、3节,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3期。

(佐海炯译 马 兵校)

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苏〕维·莫·鲍古斯拉夫斯基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部分，有时是它的那个部分被提到首位。列宁指出：“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页）。

1841年问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坚决地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说。费尔巴哈用对现实的唯物主义观点去同黑格尔的学说相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欢迎费尔巴哈的言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性同他们自己想摆脱神秘的、思辨的、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的意愿完全一致。在《德法年鉴》上，在马克思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中，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马恩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最后，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1844年）中，都对唯心主义，特别是对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作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在阐述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费尔巴哈大大促进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在谴责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体系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4页）要克服黑格尔哲学，只有辩证地“否定”它才能做到，就是说：必须抛弃其中完全错误的东西，区分、保留和重新认识其中的积极内容，并且用从科学和实践的新资料中得出的新论点来丰富哲学。任务就是要创立新的更高形式的唯物主义，这种形式能够把到十九世纪中叶由社会历史实践和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积极内容加以总结。因此，正面地阐述这个新的学说，要求不仅要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唯心主义，而且要批判地克服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局限性和缺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解决这个任务的著作，就是他们于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早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就以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形式为自己阐述了新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后来在1888年恩格斯找到了这个提纲并把它发表了）。

尽管这个提纲非常简练，但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阐发如此丰富的思想，如此大量的新思想，以致研究这一著作对任何一个想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质的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表述方式的这种简练、提纲中所包含的陌生的、但在马克思为他自己而做的札记中是自然的说法，对于研究这个著作的现代读者却造成了某些困难。因此，这本小册子的任务就是要揭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刻的理论内容。

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

意识是由于物质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在物质发展的非常高的阶段上用特殊方式组织起来的物质即头脑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实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由于这种实在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而产生的。但是，意识不仅包含着不依赖人的意志而产生的感觉和知觉，而且包含着按照自己的愿望在自己的意识中引起的表象。表象是对知觉材料进行加工的结果，是我们的意识的能动活动的产物。意识的创造能动性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想象活动中，表现在我们能够创造我们在现实中没有遇到过的现象和事件的幻想形象的能力上，虽然表象始终保持着知觉的直观性和同知觉的相似性。

意识的能动性还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在抽象思维中。恩格斯讲到人时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同上书，第20卷第94页）。这里发生的是就人在接受一些思想而拒绝其他一些思想，提出一些目的而拒绝其他一些目的时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力量会从外面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强加于他而言的意识的某种自主性、独立性。弗·伊·列宁写道：“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页）前面提到的意识的“独立性”丝毫不能动摇一个基本事实，即意识是存在的产物，是不以意识为转移而存在着的存在的反映。就是说，只能讲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因此这种独立性只有在上述方面才能发生。

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夸大意识的这种能动性，把它绝对化，声称意识是脱离物质世界而**绝对独立**的，宣布意识是整个现实的创造者。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立场就是这样，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人的**感觉**所创造的；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立场也是这样，在黑格尔看来，人和自然界都是抽象的**思想**的产物，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一般意识——“绝对观念”的产物。黑格尔只承认精神、意识的能动性，他断言，意识的这种能动性创造物质世界，自然界，而自然界是“精神的异在”。

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反对唯心主义，证明不是感觉或思想创造自然界，而是自然界产生了人及其感觉和思想。

例如，费尔巴哈写道，我们的一切思想——判断、概念——都是对由感觉器官在外部世界对象的作用下提供的材料加工的结果；不是对象依靠思想的创造性行动而产生，相反，思想是在思想着的头脑以外并不依赖于这种头脑而存在着的对象的反映，因为思想是物的形象、复制品，而原本总是先于复制品，复制品在原本之后。人是自然界的产儿，他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正如费尔巴哈写道，“人每做一件事，每走一步路都依赖于自然界。”（参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62年三联书店版下卷第579页）“……我不能承认肉体是从我的精神派生出来，因为……我必须先吃饭或先能吃饭，然后思想，而不是先思想，然后吃饭，我不思想却能吃饭，譬如动物，但我不吃饭却不能思想；我不能承认感官是从我的思维能力，从理性派生出来，因为理性是以感官为前提的，感官却不是以理性为前提……”（同上书，第587页）旧唯物主义者指出，只有依靠物质的器官——大脑，才能进行思维，没有大脑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识，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意识绝对依赖于存在的结论。

这些唯物主义论点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捍卫这些论点在

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旧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观点毕竟包含着重大的缺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唯物主义者都不能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因此,他们认为,对立面是各种不同的对象所固有的,但是这些对立面不可能包含在同一个现象或过程中,在他们看来,每一种现象或过程包含着这一种或者那一种对立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旧唯物主义者的论断的片面性。如果说唯心主义者主张意识对物质、人对自然的绝对独立性,那么旧唯物主义者则宣布意识对物质、人对其周围世界的同样绝对的依赖性。根据他们的说法,结果就是,只是外部世界影响着人,完全决定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人只是外部影响的消极客体,只是无所作为地直观着世界的存在物。

同不懂得人的积极的、能动的作用的旧唯物主义者的这种直观立场相反,唯心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强调人的能动性。在这里,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的意识才有能动性,他们不仅否定客观现实(客体)的能动作用,而且否认主体以外的客观现实的存在本身。贝特朗·罗素谈到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时公正地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说,客体实质上是主体……”^①

跟主观唯心主义不同,客观唯心主义承认有不依赖于主体的现实的存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客观现实对于客观唯心主义来说是意识,虽然不是人的意识。对于黑格尔来说,思想和这种思想的物质对象(例如,石头)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前者是精神现象,后者是物质现象,而在于人的思想是有意识的观念,石头是无意识的观念(按黑格尔的说法,是“僵化的思想”);人是“自我意

① 贝·罗素:《西方哲学史》1959年外国书籍出版社俄文版第817页。贝·罗素本人也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

识”，而客观世界是大写的“意识”，是绝对的、客观的，归根到底是神的意识。

总之，对黑格尔来说，自然界和人是精神的异在，是精神的一种存在形式。

黑格尔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认为人的质根源于他的能动的活动——劳动。“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但是问题在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同上）。至于说到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在黑格尔那里发生的却是“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在他那里“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即精神，某种非物质的东西，“纯粹的”自我意识（同上书，第164页）。

这样一来，在黑格尔看来，结果成了特殊的人的活动——劳动——的主体就是主观的**思想**、自我意识；这种活动本身是精神的、**思想**的活动。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一样，把世界、人、人的活动都归结为抽象思想的自我发展，只承认精神的能动性，只承认意识的活动。自我运动的纯粹思想的僵死的同一，抽象概念的自我发展取代了对立面的辩证统一：人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辩证统一。

正因为如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说：“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另一方面，旧唯物主义者只注意自然界，物质世界，客体的能动作用。他们把主体的作用，人的作用归结为消极地直观外部世界。外部世界被看作是产生影响的，而人被看作是接受影响的，是

所谓处于被动态的。比如费尔巴哈说，他的哲学“与对象发生感性的、也即受动的、领受的关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62年三联书店版下卷第14页）。

马克思是指出这种观点的局限性的第一个思想家。马克思证明，把人看作只是直观世界，只是思考事物的存在物的看法，是非常片面和抽象的。

前面引用了费尔巴哈的正确意见，他认为，人在进行思考以前，必须吃饭。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停止不前了，他没有提出生产食物和其他物质财富的问题。只有**活**的人才能进行直观和思考，但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必须有一系列的条件：为了使人不致于冻死，必须有衣服穿，有房屋住，为了使人不致于成为猛兽的猎获物，必须有防卫手段等等。因此，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是**生产**——创造为维持他们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对象的活动。但是，因为并不是由每个人单独地，而是只有人们集体地，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这些对象，所以，人们的活动不仅包括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而且也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

这种人对外部世界——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影响，叫做**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实践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指出，跟旧唯物主义者所说的想象中的人不同，现实的人不是观察者，而是**活动者**。人创造耕地和工厂、建设桥梁和堤坝、乡村和城市的活动，改变着人周围的自然界，人周围的社会。同所有旧唯物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

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马克思解释说，人无条件地依赖于自然界，他不可能生活在自然界以外，但是人周围的自然界本身决不仍然是象它在人类出现以前的那个样子。人们在其许多世纪的历史中大大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不可能生活在社会以外，他的全部生活都依赖于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本身是人类世代活动的结果。如果说人是他生活在其中并经常受到其影响的那些物质条件（自然界和社会）的产物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活动——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产物这种看法，也是同样正确的。这种物质的（按马克思的说法，“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意义非常伟大，以至于随着这种活动的停止，人类生活也就停止，与此同时，任何直观和思考也要停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考察人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外部世界作用于人和人作用于外部世界即**实践**的统一。因此，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原来是对立面的统一。

唯心主义者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动物之间挖了一条鸿沟，宣布人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超自然的创造物。旧唯物主义者在同唯心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强调指出，人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物，动物是人的亲兄弟，而自然界是人和动物共同的母亲。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没有看出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的**物质**的区别。“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费尔巴哈写道并且回答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费尔巴哈哲学

著作选集》1962年三联书店版下卷第26页)费尔巴哈就是这样指出把人类从动物界中区分出来的人类的特点的。“在人里面的真正人的东西的特征是什么呢?”——费尔巴哈问道并回答道:“就是**理性、意志、心。**”(同上书,第27—28页)

因此,旧唯物主义者发现人不同于动物的质的区别只在于人的精神生活,在于人的理论的能动性。既然人的物质活动——实践——已经从旧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消失,真正人的、使人有别于动物的活动在旧唯物主义看来就归结为人们在精神领域中的能动性——归结为人们的理性、意志、感情的活动。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正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也同样“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第一条提纲)。

总之,旧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意识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也同他们的敌人一样,**唯心主义地**理解人们的历史。这是片面地、抽象地、形而上学地考察人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必然结果。对这种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了实践的巨大作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继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坚决地驳斥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黑格尔认为,人、自然界、人对自然界的影响,都只不过是思想,只不过是思想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考察的对象不是人的抽象——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和在人的意识以外,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存在的自然界。

但是,马克思驳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把人的能动性看作纯粹精神的能动性的观点,不是为了赞成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被动性的意见,而是为了对人们的能动活动提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弄清楚人们的**物质**活动的决定作用。